

文物撷英

手稿里的黑龙江文学

□任诗桐

相对于寄语、祝福等只言片语的手迹，手稿当指作者亲手书写的所有成品稿件，包含作品原稿、书信、日记等形态。其中作品的誊抄稿即便已无修改痕迹，若由著者本人完成，也同样属于手稿的范畴。

面对书写媒介的不断更新迭代，手稿的史料价值、文学价值逐渐被重新发现并受到重视，成为文学类博物馆收藏和展览的重点。如果说，作家们的文学作品构成了浩瀚的文学史册，那么，这些作品的手稿及作家之间的书信往来，则是保存文学现场的鲜活载体，为后来者提供了一条潜入历史深处和作家心灵的有效路径。

信件中的萧红心声

在黑龙江文学馆，现存最早的作家手稿，是萧红1936年旅日期间写给萧军的两封书信原件，距今已有90年。众所周知，当年萧红与萧军以一年为期，从上海出发，分别远赴日本和青岛，希望弥合彼此间感情的裂痕，萧红也能借此机会学习日语，了解世界文学动态。

萧红独在异国的寂寞心绪在信中表露无遗。萧红当时的孤独心态，促使她几乎隔天就要给萧军写封书信，用以排遣思念和寂寞，最终留下了这位文学洛神的珍贵墨迹。

均：

近来我的身体很不健康，我想你也晓得，说不定哪天就要回去的，所以暂且不要有来信。

房东既不会讲话，丢掉了不大好。我是时时给你写信的。我还很爱这里，假若能我还要住到一年。

你若来信，报报平安也未尝不可。

小鹅
九月十七日

信的编号为萧军所加。在第十七封信中，萧红给“健康”二字加上了着重号，是为了提醒萧军，这两个字在信中并非本意，而是暗指其身心的焦虑与不安。这封信暴露出萧红在情感上安全感的缺失，一方面说自己归期未定，不用来信，似在试探萧军的心意；另一方面，又表达出对东京的喜爱，可能住满一年，期盼萧军的来信。一个敏感、独立，却也渴望被爱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。这封信的落款，署名“小鹅”，是萧军为其取的爱称，形容她“一遇到什么惊愕或高兴的事，两只手就左右分张起来，活像一只受惊的小鹅”。

在萧军整理出版的萧红43封亲笔信中，署名“小鹅”的共3次，署名“吟”即萧红另一个笔名“情吟”之简称，与落款乳名“荣子”的个数都是15次，第三十三封信即以“荣子”署名。在这封信中，萧红仍旧表达着身在异国的孤独感，以及对萧军来信的渴盼。

三郎：

今日东京大风而奇暖。很有新年的气味的，在街上走走反倒不舒服起来，人家欢欢乐乐，但是与我无关，所谓趣味，则就必有我，倘若无我，那就一切无所谓了。

我想今天该有信了，可是还没有。失望失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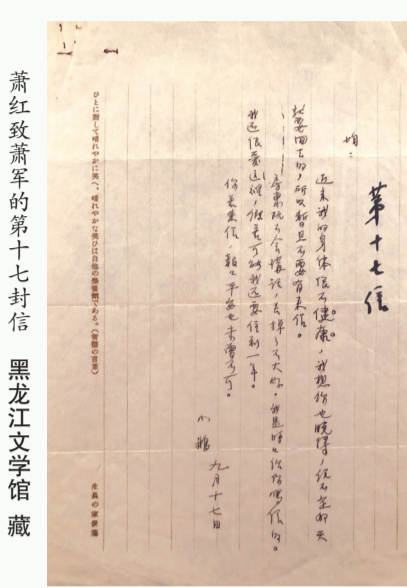
学校只有四天课了，完了就要休息十天，而后再说，或是另外寻先生，或是仍在那个学校读下去。

我很想看看奇和珂，但也不能因此就回来，也就算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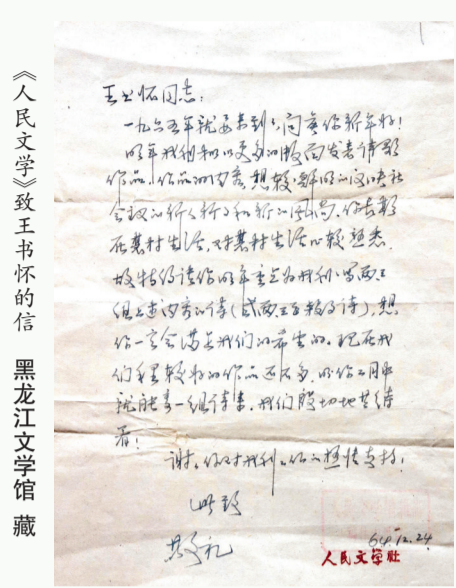
一月里要出的刊物，这回怕是不要成功了吧？你们忙一些什么？离着远了，而还要时时想着你们这方面，真是不舒服，莫如索性连问也不问，连听也不听。

三代这回可真得搬家了，开开心玩的事情，这回可成了真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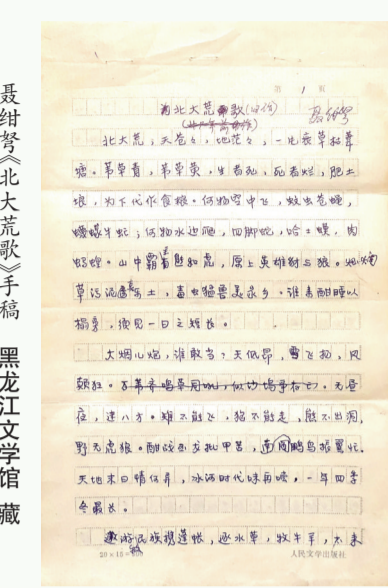
新年了，没有别的所要的，只是希望寄几本小说来，不用



萧红致萧军的第十七封信 黑龙江文学馆藏



《人民文学》致王书怀的信 黑龙江文学馆藏



聂绀弩《北大荒歌》手稿 黑龙江文学馆藏

挂号，丢不了。《复活》，新出的《骑马而去的妇人》，还有别的我也想不到，总之在这期中，哪怕有多少书也要读空的。可惜要读的时候，书反而没有了。我不知你寄书有什么不方便处没有？若不便，那就不敢劳驾了。

祝好。

荣子
十二月十八日夜

三匹小猫是给奇的。奇的住址，是“巴里”，是什么里，她写得不清，上一封信，不知道她接到不接到，就是寄到“巴里”的。

“学校只有四天课了”中的学校，指的是萧红就读的日语补习学校——东亚学校。1936年9月5日开学，萧红因错过，14日才去上课，每天12时40分开课，课时长达四个小时，学生全是中国人。萧红是有语言天赋的，上学期间学过英语，在上海时加入过上海世界语者协会，并学习了世界语。与萧军在哈尔滨生活时，还曾跟随家庭教师学习过俄语，一周三课，每课一个半小时。相比于俄语，萧红对日语并不十分感兴趣。尽管她知道，每天学习日语的时间若达到六七个钟头，一年后会很有效果，但她并不用功，而更愿意把时间花费在阅读和写作上。大概在学了一个半月后，萧红自觉日语能够懂一些了。尤其是又过了一个月后，“现在我所高兴的就是日文进步很快，一本《文学案内》翻来翻去，读懂了一些。是不错，大半都懂了，两个多月的工夫，这成绩，在我就很知足了。倒是日语容易得很，别国的文字，读上两年也没有这成绩”。

在这封信中，萧红还希望萧军能给自己邮寄两本小说，分别是《复活》和《骑马而去的妇人》。阅读是她旅日期间的一项重要活动，也是作为作家最重要的精神补给之一。在其他信件中，萧红还曾让萧军给她寄来“唐诗”等书籍，从中我们能够看出她对中国古典文学、俄罗斯文学、法国文学及英美文学都有涉猎，体现了她的阅读兴趣和审美取向，可进一步分析出阅读对其写作产生的潜在影响。

时光里飞翔的诗行

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，有两位作家十分热衷于旧体诗的创作，且影响深远，分别是聂绀弩和萧军。他们的旧体诗代表作《北大荒歌》及《忆长春》的手稿，现展于黑龙江文学馆。

聂绀弩的旧体诗承鲁迅，开创了以“杂文入诗”的写作方式，个人风格十分突出，被称作“绀弩体”。展于黑龙江文学馆的这首《北大荒歌》，用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稿纸，共5页。落款处明示了诗歌写作时间和地点为1959年3月4日虎林，并增加了后记：

我说过我作旧诗，是从所谓古体开始的，稿均失去。现无意中找出一首，可以作证。

1983.4.26 北京

从手稿中能明显看出诗作的修改痕迹，属于原汁原味的作品手稿。手稿显示，原标题《为北大荒而歌》中的“为”和“而”后来删掉，诗名《北大荒歌》更显得短促有力。括号内的“旧作”及“聂绀弩”的署名，通过比照后记的笔迹与深浅度，当为1983年添加。诗歌正文中，既有修改也有删减。如将“山中霸有熊和虎”改为“山中霸王熊和虎”后，“霸王”与后句“原上英雄豺与狼”中的“英雄”对仗更为工整。第二段中，删去了“大烟儿泡，谁敢当？天低昂，雪飞扬，风颠狂”后“万苇齐鸣草同吼，似沙鸟争存亡”这一句，与后句“无昼夜，迷八方。熊不能飞，狗不能走，熊不出洞，野无虎狼”在表达内容与诗歌节奏上保持了一致，可见作者对诗歌精巧结构的追求。

鲁迅先生曾评价萧军，旧诗比新诗要好。萧军自己也曾坦言，“别篇文章全是为了需要，为了旁人写的，只有旧体诗，才是为自己写的”。萧军的旧体诗作，围绕缅怀故友、思乡等主题展开。通过这些作品，能够感受到萧军心路历程的变化。《忆长春》是其72岁时所作，回忆了他青少年时期在长春生活时的点滴。

长春自在春长在，七十年华逝水流。故道何堪重回首，河山旧似论凝眸。杏花村忆城西路，荒草垣颓白骨丘。几许悲欢离合梦，天西又见月如钩。

这首诗是萧军在写作回忆性散文《忆长春》时所写，共四首，此为第一首。这篇文章是他应《长春》杂志之约而作，后收录在1981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萧军近作》中，并在文后附上了这四首诗。手稿为软笔书法，从修改痕迹上看，前三首和第四首改动较大，共计十余处。而前两首改动较少，可见诗人在创作时感情更为充沛、文笔更加顺畅，但仍能见其对字句的斟酌，如第一首“河山依是论凝眸”中的“依是”较为口语化，改为“旧似”后，更显旧体诗韵味。在这首诗中，萧军描绘了他

“主观的心必须同客观的景物相结合”

——从管桦《答中学生问》——如何写出大自然的美谈起

□柳 青

在河北文学馆中，有一份珍贵的馆藏文物——著名作家管桦先生的手稿《答中学生问》——如何写出大自然的美。

手稿墨色粗黑、字体遒劲，是管桦先生一贯的书写风格。在这份手稿中，管桦先生对一个中学生有关写作的问题，作了耐心、细致的解答。更为可贵的是，管桦先生在文稿中还将此中学生的问也一并抄录。这份文稿书写于1996年，此时他已经74岁高龄，为何要下此苦功夫，将这一问一答抄录下来？或许管桦先生认为这并不仅仅是一位中学生的问，它应该是所有爱好写作的中学生的共同问题。

1999年，河北文学馆建馆之初，管桦先生的夫人李婉女士捐赠了这份手稿。手稿开篇就抛出了此中学生的问：“我今年参加夏令营活动，在森林公园高高高兴兴玩了一天，有爬山竞赛、骑马比赛、军事游戏，真痛快。回学校以后，老师要我们写一篇‘绿之美’的作文，我却写不出来。我也觉得那森林、草地、高山很美，但是写不出来，到底美在哪儿？为什么唐朝大诗人李白看见瀑布就能写出‘飞流直下三千尺（李白诗作原文为三千尺——作者注）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’而我却不能？”

管桦先生就此展开了回答：“这是因为你看见了大自然，却没有从大自然中感受到什么。文章是根于人心的，但主观的心必须同客观的景物相结合。反过来讲，客观景物必须同主观感受相结合。否则，你对山川大地、森林草原的美丽，就不能生动地表现出来。”

管桦先生在1955年发表了其代表作《小英雄雨来》，小说中雨来嬉戏畅游的河流，正是流淌在他童年记忆中的还乡河。在管桦为儿童创作的大量歌词与童话作品中，随处可见对自然的细腻描摹。或许正是因为他笔下的自然世界充满了蓬勃生机，才引发了这场关于书写自然之美的问答。这份手稿共21页，整体保存完好，仅极少数

页面有些许黄色斑渍。封面标题右下方是管桦的署名，这一署名方式与他的习惯一致——在其多份手稿中，管桦均将署名置于标题下方。观察标题“答”字，可发现有不规则毛边，推测是笔尖软纤维分叉造成的；结合字体墨色的深浅变化及个别字中的飞白，可判断这份手稿大概率为毛笔书写。整份手稿行笔流畅，转折圆劲，收笔处有明显“出锋”动作，字体线条圆润立体。稿件中存在部分圈涂涂抹痕迹，但并没有大面积涂改，想来这并非第一稿，而是在原有基础上整理而成的。手稿所用纸张为25×20的淡绿色格子稿纸，右下角有“中国作协北京分会”字样。根据稿件的落款日期“一九九六年八月廿九日”推测，这应是管桦在中国作协北京分会（即北京市作家协会）任职期间经常使用的稿纸。

管桦十分关心少年儿童的成长，他曾说：“为孩子们写作，首先是我们对后人、对国家、对事业的热爱和强烈的责任感，然后才是为孩子们写作。少年儿童的心灵是最纯净的，他们最先接触到的东西，应该是最美好的，因为这些东西会伴随他们的一生，甚至决定他们的人、品味和志向。”而他也确实身体力行了自己对孩子们的这份赤诚之心。看着这稿纸上的一问一答，我的眼前浮现出一幅幅画面：或许管桦收到一封中学生的来信，信中满是这位少年的疑惑，他便在回信中耐心细致地一一回答；抑或循着文末的“同学们”联想，一群中学生围坐在管桦身边，纷纷举手提问，而管桦带着和蔼的笑容娓娓道来，循循善诱……虽然这份手稿中问答对话的具体时间与方式已不可考，但从字里行间不难读出管桦对孩子们的关心。每一个问题他都作了极为详尽的解答，必要时还旁征博引，辅助说明，力求让孩子们读懂。对话中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，只有平等的交流与真诚的指引。即便这是管桦与特定对象的对话，但其传递的感受自然之美、写出自然之

美的建议，却不分对象、跨越时空，至今仍有借鉴意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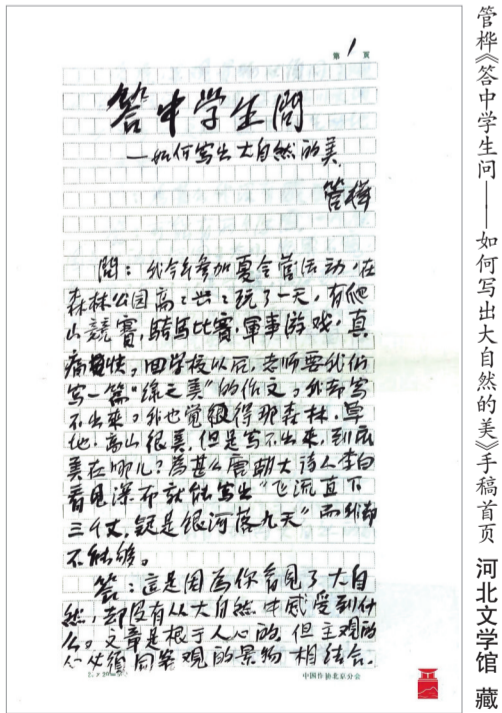
管桦的童年及青壮年时期都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，故乡的自然风景给予了他无限的滋养，那些自然风貌已经成为他精神世界的一部分。在创作《小英雄雨来》时，管桦正是将客观的故乡景物，与自己对故乡的眷恋之情深度融合，才得以塑造出一个真实可感、充满烟火气的芦花村：“芦花开的时候，远远望去，碧绿的芦苇上像盖了一层厚厚的白雪。风一吹，鹅毛般的苇絮就飘飘悠悠地飞起来，把这几十家小房屋都罩在柔美的芦花里。”真情实感让管桦笔下的景物有了温度与灵魂，成为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针对中学生“写不出”这个问题，管桦给出了两个原因：“一个原因是你的生活圈子太小，眼界不宽，每天除了家里就是学校……另一个原因，你生活中的语言太少，读的书又不多……”而在1997年9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《管桦文集——儿童文学卷》一书中，管桦将这篇手稿改写成散文并删去了第二个原因。也许是觉得第二点与本文中心论点契合度不高，因此管桦在改写时将论述集中在“与大自然的接触”这一核心上，让全文表达更加统一。

为了进一步论证接触自然的重要性，管桦以一名有着在大自然中生活和经历的小学生所写的作文为例。在手稿中，他全文引用了这篇习作；正式出版的版本里，则仅摘取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语句进行阐述，使行文更加简洁、重点突出。管桦认为这名小学生“有丰富的生活基础”，而“有了丰富的生活基础，才能得到美的感受”。管桦把对平时生活的观察记忆称作“生活基础”。他认为不热爱大自然的人很难欣赏到大自然的美，而人的感情又会受到外界的影响，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经历都会使人对大自然产生不同的感觉。管桦也坦言作品中对自然的感受，有时候并

非来自作者，而是作品中人物的抒发。这样的描写在《小英雄雨来》中曾多次出现。例如雨来把鬼子引到地雷阵时，管桦这样写道：“广阔的田野上，一块两块没有收割的豆子地，火焰似的高粱穗儿，雪白的棉花球，耸入云天的杨树，这一切都仿佛瞪着眼睛，等着看看鬼子怎样地踏到地雷上。”周遭事物都“瞪着眼睛”显然不是作者本人的感受，而是雨来在当时紧张的心境下对周遭事物的情感投射。这种在作者本人与人物之间的视角切换，不仅让自然描写更具层次与张力，也从不同角色的情感与心理体验出发，为展现自然之美开辟了更具感染力的表达方式。

管桦引导中学生一步步感受大自然的魅力，本质上是教他们发现美、感受美、守护美。在这份手稿中，他 also 指出“不但大自然是美丽的，文学应该是美丽并且也是神圣的……你认识了大自然和文学的美，同时也就认识了什么是丑恶的东西”。因此，在自己的作品中，管桦总是致力于营造一个美丽的自然环境，提高青少年对于粗俗、病态等东西的识别力和抵抗力。在《纺织娘》里，管桦描摹的春日景象生动鲜活：“黄莺站在嫩绿的树枝上唱着歌，小河水哗啦啦地溅着泡沫，薄荷草和野花散出清香。”在《竹笛》里，他笔下月亮升起时的场景静谧和谐：“她仿佛悄悄地把崎岖起伏的河岸、山岗、草坝子，都罩在雪一样洁白的薄纱里。”在管桦看来，引导少年儿童亲近自然、发现自然之美，实质上就是要引导他们在心中培育出对祖国的热爱。面对孩子的提问：“你描写大自然的美丽，就是描写祖国的美丽吗？”他回答：“可以这么说。”他认为“爱国主义仍然是文学创作可选择的重大主题之一”，并且多次强调，爱国主义教育要从娃娃抓起。他笔下的自然风光已然超越了故事背景的局限，成为启蒙教育的最好场所。管桦深爱着自己的家乡与祖国，在描绘雨来的生活环境时，倾注了无比真挚的情感。因此，尽管雨来的生



管桦《答中学生问》——如何写出大自然的美手稿首页 河北文学馆藏

活空间仅局限于一座小小的村庄，故事也只发生在有限的几处场景之中，可读者依然可以与雨来一起，从芦花村自然风物之美中培植出保卫家乡的情怀。还乡河的芦苇荡既是雨来嬉戏的乐园，也是他掩护交通员、躲避敌人追捕的战场，芦花村的自然风光不仅见证了少年雨来的成长，也在万千读者心中埋下了热爱祖国的种子。

翻阅到手稿的末页，我们可以看到“一九九六年八月廿九日整理”的落款。管桦写下这份手稿距今已经30年，但其文字内容所传达的内涵对当下的我们仍然有着深刻的启发。亲近自然、认识自然本质上是在深入历史、扎根生活。即便不为了写出自然之美，人与大自然的距离也不应太疏远，因为对大自然美的感受可以直接塑造人的精神生活，对人格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。因此，在正式出版的版本中，管桦在结尾未能发声的呼唤：“我们要保护大自然、那些污染大自然破坏大自然的人们就是毁灭人类自己。大自然是人类美丽的母亲！”

（作者系河北文学馆馆员）

记忆中的长春，通过流水、杏花、荒草、月亮等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第二故乡的思念。

岁月深处的文学火种

书信作为私人之间的信息往来方式，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人化倾向。在黑龙江文学馆，还展出了萧军、端木蕻良、舒群、骆宾基与黑龙江其他作家之间的书信往来。从书法风格上来看，萧军自如随性，端木蕻良工整规范、书风潇洒。信中作家们除了问候近况外，还会交流彼此的文学理念。萧军给关沫南的一封信中，就对“现实”与“浪漫”结合的问题进行了一番探讨。馆藏书信内容最多的莫过于稿约等事宜。在黑龙江文学馆，藏有很多20世纪60年代《人民文学》《诗刊》《收获》《萌芽》《北方文学》等文学期刊编辑写给黑龙江作家的约稿信。

这一时期，王书怀为响应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深入生活的号召，举家迁往了绥化县宝山公社，创作了大量带有泥土气息的民歌体诗歌。在这些约稿信中，能够明确看出当时杂志在这方面的用稿需求。《北方文学》编辑李世昌于1963年11月6日写给王书怀的信中，催问了之前约稿的“反映农村的诗”的写作进展。在《人民文学》1964年12月24日写给王书怀的信中，编辑部也对其扎根乡村、创作乡土题材诗歌表示了浓厚兴趣，并进一步明确了“作品的内容，想较鲜明的反映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和新的风尚”。

1964年10月9日，《萌芽》杂志社写给王书怀的信中对来稿提出了更为细致的期盼，一是为“青春的火焰”写稿，这类诗要富有战斗力、时代性，紧密配合当前任务，以教育鼓舞青年一代及广大读者；二是写能反映社会主义建设、革命中的新英雄人物的小叙事诗及组诗，以歌颂我们伟大祖国在各个领域中的新面貌、新成就，调子力求高昂，政治情绪饱满，并希望写得抒情些、形象些、生动些。很快，王书怀创作出了《农村——我们的实验室》一诗，并邮寄给了杂志社，但迟迟未能发表。为此，杂志社还特意去信说明了缘由，可见当时编辑与作家之间的亲密互动。

王书怀同志：

您好！

有段时间没和您联系了，最近忙吧？又写了什么？您为“青春的火焰”写的诗《农村——我们的实验室》准备发用。因最近要配合越南局势和战备教育，就暂时压下来了，打算下半年刊出。怕您惦念，特告！

盼继续得到您的大力支持。

敬礼！

6.11

在黑龙江文学馆展出的所有手稿中，全勇先写给《悬崖》剧组的一封信是距离当下时间最近的，共7页，写于2010年7月28日。彼时，书信这种沟通方式早已离我们远去。全勇先仍选择在开机前，在自己的剧本即将光影化前，以文字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。这种“仪式感”，透露了他对作品影视化后的殷切期盼。在这封长信中，他讲述了自己的创作初衷、搜集资料的过程、谍战题材影视剧的创作理念，并对新剧的调性、风格等提出了具体意见，强调了剧本文学性的重要性。字字恳切，句句真挚，充满了对文学的敬畏感。

我常常在日常巡馆的过程中，听到观众，尤其是“00后”观众，在参观手稿时所作的评价：“你看，那个年代的作品都是一笔一画写出来的。”这便是文学馆存在的意义。它让那些承载着思想和情感的诗笺穿越时光，与后来人相遇。让文学的火种通过不同媒介，在无声的岁月里代代相传。（作者系黑龙江文学院文学馆管理部主任）